

这十年,我的高兴事儿

□晚报记者 金月全 文/图

阅读提示

党的十六大以来,在市委、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,我市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,在科学发展的道路上阔步前进,经济社会呈现蓬勃发展态势,实现了跨越式发展,综合实力大幅提升,人民生活显著改善。十年奋进,弹指一挥间,周口大地已日新月异。回看十年,我们每一个人对巨大变化都有深刻体会。每一个人,都是这成就的参与者和见证者。十年中,一定有一件事让你印象深刻和感到高兴,而这些高兴的事,背后其实都和这十年的巨大变化相关。“十年,我的高兴事”就是把不同年龄、不同行业、不同亲历者的心情和状态通过他们的讲述展现出来。

膝下儿孙成群,衣食无忧



方云亮

采访时间:11月8日
采访地点:川汇区滨河中路7号楼方云亮家中
口述者:方云亮(81岁)

我当兵20多年,1976年转业到地方后,干了一年多的建筑公司老板,就让一个有500多名员工的厂子“起死回生”。后相继在建委、经委、政法委和审计部门工作过。1994年,我从当时的周口地区周口市(即现在周口市川汇区)审计局退休。之后就开始享清福了。我有3个儿子和1个女儿,各个都挺有出息的,大儿子一家在北京,其他3个子女都已各自上班、成家。

我和老伴都是苦难年代过来的人,年轻时吃过不少苦,现在社会进步了,我们的生活衣食无忧了。每天早上去菜市场,里面要啥有啥,以前只有过年才能吃几块肉的日子早就一去不复返,现在少吃肉是为了身体健康。

要说10年里的高兴事,自己数都数不过来,那就说说让我最高兴的事吧!现在,我和老伴衣食无忧,生活虽然平淡,但每天儿孙绕膝还是让我们觉得很满足,也是我们最高兴的事。

先来说说我的大儿子吧,他很聪明,学习也很努力。1977年,他顺利考

上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电子技术学院,本科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工作,几年后娶了一个北京女孩为妻,他们在一起打拼事业,很快就买了房、有了孩子。另外3个子女也都很努力,现在都在我身边工作,并且都有自己幸福的家庭。

人们都说,膝下儿孙成群是人生在世最大的幸福,我现在就有泡在蜜罐子里的感觉。我的大孙子也很有出息,现在上海金融学院读大三;二孙子今年也考上了北京邮电大学;还有我这个小孙女啊,我最疼爱她了,今年才上初中,但她学习很用功,还常常跟我通电话,天气冷了还提醒我加衣服,你说她是不是一副小大人的模样啊!

最近十年,每年的五一、端午、中秋、国庆,儿子、儿媳妇和女儿带着孙辈们回到我家的时候,就是我和老伴最高兴的时候,我总会留他们在我家住上几天,我们一起吃饭、看电视、逛公园,别提有多幸福了。

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,从2008年春节开始,我们学会“赶时髦”了,全家14口人旅游过春节,现已相继在广州、海南等地过了4个春节了,今年打算去厦门过呢!

现在有老伴、儿媳、闺女和孙辈们陪着我,我的晚年生活无比的甜蜜和幸福!

孩子们成才是我最大的快乐



叶孝良

采访时间:11月10日
采访地点:川汇区建设大道昌隆御景苑小区
口述者:叶孝良(30岁)

记得梁启超在《少年中国说》中有一段话:“今日之责任,不在他人,而全在我少年。少年智则国智,少年

富则国富,少年强则国强,少年独立则国独立,少年自由则国自由,少年进步则国进步,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,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。”而教师就是中国少年希望的托起者……所以我认为教师是天下最神圣的职业。今生注定我和教师结缘。在参加完高考后,我填报的志愿是周口师范学院,大学毕业后又选择进入学校当一名人民教师。现在,我的妻子也是一名教师。

这十年来,作为一名教师,我觉得孩子们成才,是我最大的快乐!2006年7月份,我大学毕业后进入淮阳县第一高级中学任教,负

责高二年级两个班的语文课。在2008年高考中,100多名学生参加高考,65%以上的学生均如愿进入高等学府继续深造……在周口市2011年市直事业单位招聘中,我被市体育运动学校录用。虽然工作单位换了,岗位也暂时调整了,但是我还是深爱着求学的孩子们……今后也将继续从事教师职业。

今年9月份的一天,我在市区工农路一家银行办理银行卡期间,一位女员工主动和我打招呼,喊我叶老师。我抬头一看,原来她是我2008年亲手送走的高中毕业生刘佳佳。没想到,4年之后她已成为一名银行工作人员……

从银行出来,我思绪万千,想想自己当年送走的学生如今个个都已参加工作,并在各岗位干得很有起色。我想,这些孩子的成长,不正是对我当年付出的一种肯定吗?

会说普通话了,真好!



范小静

采访时间:11月8日
采访地点:川汇区太昊路星龙华缘小区
口述者:范小静(26岁)

这十年来,我最开心的事就是,取得了普通话水平等级证书,且被确认为二级甲等。

至今还记得,2009年6月1日那天,当我拿到普通话等级证书时,把上面的字看了又看,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,因为自己的普通话水平终于得到专业机构的认可了。

1999年,我从沈丘县一个小村庄转到山西省长治市树人学校,整天被种种不适应包围。身边的同学都讲一口流利且标准的普通话,而我一开口就是河南方言。交流时,同学们经常听不懂我的话,班上那些调皮的男孩子还故意学我说话,时常引来哄堂大笑,弄得我很尴尬,常常无地自容。

后来,我慢慢学会了隐藏自己,平时尽量做到不说话或者少说话。为

了不让别的同学笑话,可以和他们站在同一个平台,我默默地开始了普通话学习。每遇一个生字,我都先问同学怎么读,怎么发音,慢慢地我逐渐掌握了一些发音规律,说起话来也不再是他们眼里的“阴阳怪气”了。

2005年,我上了大学,那里的同学们来自五湖四海,也有的同学不会说普通话,一如曾经的我。这时,我总尽量去听,尽量去理解、适应,并不厌其烦地给他们纠正发音。

我清楚地记得,大学时,我们宿舍里的一个山西阳泉女孩和一个山西吕梁女孩,由于俩人地方口音重,经常分不清前后鼻音,“馄饨”二字经常念成“红盾”。在闲暇时间,我一遍遍不厌其烦地给她们纠正。大学毕业前,我们都拿到了普通话水平等级证书,大家都很开心。

直到现在,我觉得,会说普通话了,真好!再也不用受人鄙视、觉得自己低人一等了。(下转 A05 版)

广告